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风中的蔓勒梗

禾素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风中的蔓勒梗

禾素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的蔓勒梗 / 禾素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800-9

I. ①风… II. ①禾…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1686 号

风中的蔓勒梗

作 者: 禾 素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王 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51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00-9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黄 尧

自我来到之时，这里发生的一切皆为奇迹。

——《贝叶经》导引

自我到来，菩提悬垂为铃，摇曳为歌。

自我到来，石头开始新的纪元，河里的青苔放逸飘飘的青丝，将岁月之水送到最清浅的彼岸，那里，绿树比仿云峦，小草比仿雨幕，梦如云毯。

自我到来，红土直立为丘，蚂蚁宣告城堡王旗招展；黑土铺展为甸，风送蝴蝶不须扇动翅膀；蝼蛄拉动牛车，割伤泥土的辙痕弥合生香。

自我到来，翡翠的水雾聚汇，环绕三亿年的记忆，凝成绿色袂带荧色生光；红色的宝石收取失散亲血，祈祷平安坚硬又柔软。

自我到来，楠木生成金丝，供奉为奘房的椽梁；白泥和沙土一粘就合，耸立为广姆尖顶招邀群星、太阳、月亮。偶尔也留栖倦飞的鸦鸟和它们敬贡的大青树籽，共与塔影生成众生的阴凉。

自我到来，傣家女儿有百变之身，夜为水骨，朝为雾花。织机上的飞梭来了又去，借飞花为丝，织霓霞梦幻……

自我到来，世界缄默不语，从贝叶跳跃到人体上的咒语文身痛如锥

骨，接着化为蚊蚋飞入空蒙，一切世事因由因缘神秘莫测，自灭自长……

如果不是佛历某年怒江以西的这片“乐土”在贝叶的正面书写下公元纪年。

如果不是蜗牛在鲜嫩的葫芦上爬出一段新的符文；凤尾竹的新笋也没有在一个昼夜长成碗町桥头的旗杆。

那么，芒市世袭土司府将会在傣历新年到来前夕的某一个夜晚，将族谱中每一个新生的女儿续记上册，交由“总佛爷”去祈福，为她们取一个其实很普通，但在家族中绝不重复的名字。那些“小小姐”会继承一段红色的丝线，一头拴在菩提树上，一头坠上银锁，上面镌刻的傣文咒语忌讳诵念，也从未有人破译，它寄存在奘房的钟磬里，由蝙蝠去守护，由木鱼去敲响。

如果不是驰名世界的“滇缅公路”成为这片土地新的“脊骨”，开始运行一种新的血液，大道两厢的芒市因此以灰色砖瓦代替柚木干廊楼宇和戏台，那么，这位渐次长大的官家小姐，也许最为闲适消遣的就是在外公撰写的傣戏里充任一个身着金丝筒裙，发簪孔雀羽翎的“丽哨”……

其实芒市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年，浴佛前，村寨里照样结队去附近的山上采摘锥栗树上的白花，将芳香的清水拍打在外公的肩上；高升照样在彩旗织满的天空射向湛蓝的夜空；白柴塔垛照样将火蝇送上月亮；堆沙的男孩照样爬上墙头；女孩照样梳一根独辮，跟随皈依佛的外婆去寨树下插香；泼水节的排钹照样把人们擢起的水幕敲成碎玉、拆成珠幔……

除了外公记忆宝篋里那个用竹篾编织不了的世界和用另一种“切音”朗读，对仗如织锦整齐的“唐诗”，继承一个世袭土司官家的姓氏在此时显然没有意义。但“风中的蔓勒梗”长成大树了。飞鸟衔来一颗种子，接着院落中一棵幼弱的小苗破土，外婆说既然是菩萨送来的，就让它长大吧。但是，当种子衔在大鸟的喙里时，没有谁看清它是什么样子。她说是红色的，像玛瑙佛珠！她在梦里见到了。结果，蔓勒梗开花结果，果实真是红色的！金红色！“自我到来，世显皆奇”“世事自生自长”——佛说果然显现奇迹。

我是醉风醉雨裹挟而来的，芒市只是亡命天涯的一个驿站。记不清什么年月了，问三台山帮外奘房的总佛爷，他说是一只公犀鸟从树洞坠落死去的那年，雌犀鸟在华荫披盖三台坡的大青树上啼叫三天三宿也坠地死了。它们的长喙裂成锯齿，是老死的。佛爷隐秘庚寿，他种下的贝叶树九十龄了，他用它的叶片刻写经书一千八百卷，要到两千零一十四卷才开始记录长角犀鸟的姻缘，老死才来殉情不是奇迹，譬喻的“永恒”也会猝断——岁月老了你才来，你接上了沧桑岁月的榫卯，你竟然会用傣家德昂家景颇族家拴物件的篾子，两指一旋，就能打上一个蝙蝠上吊的“不死结”——奇迹就要出现了。结果我在刀砍过脖颈后，像丛生芭蕉，活到今天。佛爷说，芭蕉长在园子脚，为什么？芭蕉是大地干涸时汲水的“桶”，不信，你抠开。果然我吃芭蕉芯，度过蚂蟥渴死、牛血成膏的日子。于是，每临旱季，我的命丝牵着游魂，像候鸟必然飞返德宏芒市。

那个叫“安”的女孩子长大了。她甚至读完了艺术大学。第一次站在舞蹈队里时，也确如一只鹤鸟站在小鸡的队伍中。原本她可以司奉自己的本职教会幼稚长出孔雀的花翎，即使她自己只是一只素羽如禾，不栖高枝，依季飞来，生活在水汀的鹤。但为那份委屈，她还是哭了，哭得那样伤心，她不知道小小姑娘一哭，酸角草就会开出黄花，薤一把擦镜子能照见比米芽更小的雀斑；她也不知道，大姑娘一哭，蜘蛛会在喜鹊的眉毛上挂网比破脸狗难看；她更没有学会眼泪要嚼碎吞了，成一颗酸酸甜甜譬如橄榄的熟果；也没有学会眼泪可以倾洒，成龙川江那样有潮有汐一泻千里的大河。她还什么都不会。

但蔓勒梗却不管她长成不长成，依着咒念的音律长成了巨树。她再也不能在树杈上攀上攀下，用花雨伞如蒲公英一样飞翔降落。外公老了。现在看来，“奇迹”也会老去，在老去时如露珠汇聚在莲叶的心心里，你不筛动，它静穆如明珠；你要筛动，它就滴落，溅若飞花，汇入池塘外的小溪，末了，归入大海——蔓勒梗倒下时，院子注定落寞，该归去的归去，那么，她就是下一个“奇迹”了。

我没有见过那棵蔓勒梗大树，偶尔到城关村寨走走，看见孔雀栖息在矮树上护持一群小鸡。我猜想蔓勒梗一定是一种适生于热带、亚热带的榕

树。或者世界上只有这样一棵树，它的叶子宽大，有革质的厚实，但可以舒展，也可以卷曲，所以她的外婆用它来包米饭团子、酸腌菜、辣子盐巴渍成的西西果。我所注目的是奘房外的菩提树。真正的菩提树是紫金树干，有一道道金丝缠绕，这些金丝没有来头，没有去向，没有结节，没有猝断，如太阳里牵来，月亮里收去；而女孩还在使劲旋转她的彩线轱辘。真正的菩提树树叶宽阔如佛掌，叶尖垂长如一指手印，指地下复指天上；而女孩还在天地一隅，沿着瑞丽江撩水花漂洗她的长发。真正的菩提树有长长的可以旋扭的叶柄，依着风语和韵诵唱；而女孩以后的道路如蛇形的傣文弯弯曲曲。真正的菩提树春天落叶萎蔫，季风西来才泼洒豪雨，葳蕤茂盛，迎风招展；而女孩还依着春天的时序在指甲上染上红的粉的金的蔻丹，乐意在梦里假扮新娘……

有一天，外婆从樟木箱子里取出一段织锦给她看，它比外婆更老，比所有家族中在世的女人都老，它像老去的山丘一样发皱，过往岁月如果一定要用风雨熨平它，它会决然死去化为尘泥；它像一万次日升月落那样交织沧桑情冶，抚弄的手指如果一定要解析它的七彩丝线，它一定化为无烟飞灰像投入火焰的竹苕……时光如经，人生如纬；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有多少女人带着她们不可宣诏的咒语沉没在这些致密的网纹里——就在这一刻，她想猛然抓住那只往来的飞梭！让时光停下来，她想嗅一嗅每根金丝上的缅桂花香，每根银丝线上的锥栗花香，以及用来熏染织锦的千年奇楠——但她没有抓住飞梭！她甚至不知道这支梭子是用什么木头做成的，长着对生叶的红椿？生着蒲扇叶的柚木？男人只用一点斧凿之力，而女人却用一生投手向左，投手向右，用柔软的腰腹部推动打板，罄尽她们生育的力量把织机摇成风帆……

女人负责创造人、人的历史。

女人又负责用千篇一律湮灭穿不透的时光。

无论她想没想到这一点，她擎起的手震颤而有些疲软。

她没有抓住时光的飞梭——

结果，她把自己变成了飞梭。

在芒市开辟的通京大道上，已经栽满了“菩提”，那不是真正的菩

提，而是一种远缘的菩提的未化弟子——“菩提杨”。芒市在世界变小时变得更小了，大不过一颗菩提籽。在大道尽头，芒市人可以乘坐飞机去到世界的许多大都市，尽管他们的口音像杨树风声有金属般的“咣啷”。女孩早早去了，那会儿只能坐火车，她总共去看了一千回珠江，在心里画地图，她起码学会宽慰自己：“珠江，发源于云之南。”而家乡的河流，归入萨尔温江，水味咸咸的，是舅舅的汗，而她伫立的江口，汇合甜与咸，可以撩一朵，在“泼水节”时，赠送太平洋。维多利亚港只有缭乱的霓虹，结果她要如约飞来执着萤火虫的火把夜巡大盈江；黄浦江口水味咸腥，她每年定期到瑞丽银井盥洗羽裳；还有清明祭坟去采收青蒿的泪串……

世界变了。变得你要找，才能找到它。

世界变了。旷野消失，人群是无边野旷。

世界变了。变得你问它，它默不应答你。

世界变了。变得你紧握住它，它瞬间化为掌心的一滴雾水。

世界变了。变成“普通”的话，知音在菩提家乡。

女孩说，她初见我时，我对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让所有人要记住的话多了，让一个人记住的话少了。我不是菩提叶子，一片树叶从晚秋的高树砸下来，砸断一只蚂蚁的脚，也伤到了我的脚趾，我跋行千里，来到我的山上，发现我的兄弟全死了。我摘回一个黄瓜，在大漠西行时作生命补水——傣族寨佬在四十年前告诉我你蛰居的寨子叫“帮丁”，傣语就叫黄瓜寨。我将“帮丁”用竹尖刻在脑子里，结果，忘了留下一个脑子里的浅丘，来蓄纳菩提的根须。

有一天，从珠江那边飞回来的女孩说她要写作了，用汉语写散文。散文是什么样的呢？应当如蔓勒梗的红果，自天而来；应当如菩提叶旋，凭风而语。散的“文”，是散落的织锦纹样？是散漫的落叶追根？要“找”啊——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奇迹”已经发生，她的散文如大盈江的荻花，已经飘得很远了。她把它们收成一束，穿越时空织成的锦缎有一

尺长了，拿到我的跟前，我捧着，稍一动弹，这些絮絮就会从窗口飞出，飞到蔓勒梗覆满荫盖的屋顶上，剩下的筋缕是织锦粗粗梗梗的底章……

署名：禾素。为什么是黑的白的总之是素的，拒绝或没有浸染？

她的原名是我习惯称呼的：方汀，一方汀洲，有浅草薄浪，候鸟翼影，意境很好，她却不用了。她的新名：方思入。“思入”是佛语？也许不是。大约是刻写在贝叶反面的密码，是长成女人的她恪守不宣的符咒，按规矩，不允破读。但《诗经·小雅·采薇》有“今我来思”的咏叹：今天我来了，怀悲怀忧，方思入时岁，思入腠理，思入经纬，思入原本，一切尽皆倏然复现——恰若菩提风语。

“自我到来，一切皆为奇迹”——人皆可为佛，这却不是奇迹。但每一次“生发演化”，因果缘成，却是奇迹。“我”是每一个“我”。是一切之“我”。我之可为，造化众生，皆为奇迹。佛陀在归涅时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啊。于是，但凭菩提风语。

菩提本无树，无树不菩提。于是蔓勒梗也是菩提。

但静心聆听，蔓勒梗下风声！

是为序。

2014年5月22日

目 录

一、我要为你建一座花园

风中的蔓勒梗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0
简 单	14
被遗忘的雏菊	17
结婚纪念日	19
给儿子的祝福	23
我的那朵向阳花	28
在山上有一树花开	32
我要为你建一座花园	38
时光的皱褶	49

二、在喧嚣中寻找安然

盈江的微笑	59
又是一年摆冷细	64
幸福的回响	68
圣鸟之城	72



怒江映象	85
与丽江擦身而过	90
太行山下随想	94
在喧嚣中寻找安然	101
极边第一城	105
西藏行记	112

三、我们永远奔跑在路上

2 这个春天的夜晚	131
朋 友	138
消逝的马缨花	140
孤独行走	145
可曾看过凤凰花	151
古镇天籁	155
今天是你的生日	160
那一闪而过的日子	165
少年的时光	169
我们永远奔跑在路上	170

四、水姜花的香气

让生命不再沉重	175
死亡之舞	179
香港街头二三事	183
牛一与己书	187
伊丽莎白留医手记	189
昨夜的渡轮	199

左十年右十年	202
佳节焦虑症候群	206
水姜花的香气	209
香港记	212

五、深入骨髓的记忆

深入骨髓的记忆	221
相见不如怀念	225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28
为谁低到尘埃里	231
渐行渐远的流光	235
如果有那么一天	238
遇 见	241
爱与不爱之间	243
旗 袍	245
我在，故我爱	247
编后记	250



我要为你建一座花园





禾素 画

风中的蔓勒梗

不走出故乡的人，哪里会知道故乡到底为何物！再看这世间种种，河流在变，山川在变，树终有一日会在风雨中倒下，人也会经历生老病死来来去去。唯有故乡，永远站在原地，在每一个晨露闪耀的清晨，在每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热切等待着她远在意乡的孩子，裹挟着一路风尘，从远方归来。

从小就喜欢爬树，外婆家偌大的园子里能爬的树几乎我都在上面待过，特别是外公门前那棵耸入云端的蔓勒梗^①，更是我避难躲闲的好去处。常被外公怪责像个没人管教的野小子，一点没女儿家的温婉秀气。平时家里每个人都在忙乎自己的事，外婆爱在厨房里折腾，妈妈喜欢在灶前陪着；爸爸得空便在院子里抡着大斧头劈柴；新婚的冒弄（大舅）总是和媳妇躲在屋里叽叽咕咕傻笑；婉晏（小姨）喜欢在外面疯跑老不着家；冒二（二舅）用发蜡将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披着个毯子拿着手电筒就猎哨（串姑娘）去了，喷在身上的香水隔几里地都能闻到；大姐文静，学习特好，放学后只会抬张矮凳子坐在屋前的长廊看书做作业；二姐活泼好动，常住体校里少回外婆家来；我和外公则井水不犯河水，各有自己的领域，他一躺在蔓勒梗树下闭目养神，我就非得爬到他头顶的树梢上坐着。

① 蔓勒梗——傣语，意为酸涩的野枇杷果。亚热带地区特有的常绿小乔木，高可达10米，叶为长椭圆形，长10~30厘米，宽3~10厘米，秋冬大量开花，花期极长，长达2~3个月，初夏硕果累累，可观不能食，因形似枇杷而得名。

我总认为自己与常人不一样，觉得自己应该是只鸟儿才对，试过撑着一把雨伞从树上飞下来，脚摔得跟煮过的猪蹄似的，锃锃发亮，外公在紧张检查了我没啥大碍后，嘴里尽管严厉地训斥着，我还是瞥见他眼神里闪过那一丝的疼。方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为芒市——勐焕（意即黎明之城）历代世袭土司的后裔，先祖在清朝时曾被赐封为正四品官员。到了曾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没落，解放前夕大家庭里还有九十多号人，全是我的曾祖母（我们唤作祖祖）一个人在打理。听母亲说，虽是大户人家，祖祖的家教很严格，对自己的子孙相当严厉，家里的长工却备受老人的好。解放后，整个方家解体，只剩下嫡系的几个，房屋只剩居住的那一块，祖祖在我出世的头几个月便去世了。外公是我们方家的才子，十二岁时祖祖将他送往缅甸求学，曼德勒的召勐^①（旧日皇城统治者）见外公聪明伶俐甚为喜爱，遂收为义子。在缅甸十三年漫长的求学生涯中，这位曼德勒的王为好学的外公提供一切费用，解决了外公的后顾之忧。直到二十五岁，祖祖给外公说了一门亲事，催他回乡成亲，外公思母心切，着急返家，召勐多番挽留不住，只好伤感让他离开曼德勒。据说芒市的第一辆英国自行车就是外公从缅甸骑回来的，是召勐送的礼物。外公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精通缅文、傣文、中文，当年还执笔译写了不少傣剧，在村村寨寨的露天剧场里上演。小时候常抬着小板凳与两个姐姐跟在母亲身后，到奘房^②门口的戏台前坐着看外公译写出来的傣戏，小小年纪的我，痴迷于那些神奇的故事，更对故事以外的世界无限向往。外公对汉语的精通已经达到能在后台拿着一本汉语剧本，直接口译为傣语给台上的演员提词，听老一辈的人说起外公的神妙之处，都免不得要啧啧称奇！小时候其实很怕外公，他的严厉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就在饭桌上。我们傣族按习俗，女人是不上桌吃饭的，特别在有客人来的时候。一般都是男人在外面饭桌上吃，女人在厨房里吃。外公很开通，我们一家老老少少历来都围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个年代里，这是寨子里很多女人羡慕的事。外公在大原则上宽松，细节上却对我们三姐妹要求甚严。从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到吃饭的仪态动作声息都

① 召勐：“召”意为“主人、头领、大王、官家”等；“勐”为地方之意。

② 奘房：傣族佛寺。

有讲究：见到长辈要礼貌称呼；从长辈面前走过一定要稍稍弯下腰表示尊敬；不许贪图小便宜，宁吃大亏，不贪小惠，记住受人手短，吃人嘴短；少说话，多做事，不要夸夸其谈、口无遮拦；做人要讲诚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不要轻易许诺；要学会忍耐，光吃得苦中苦不够，还得要多读书（外公当年响应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特别培养的政策，送母亲和二嬢到省城深造，母亲中专毕业，二嬢云南民族学院本科毕业，在那个连吃饭都困难的年代，能有这样的坚持实属不易）；饭桌上的规矩更多：吃饭不准说话；不准跷着二郎腿；嚼菜时不能张大嘴吧嗒吧嗒发出声响；不准狼吞虎咽；别人夹菜时不准插手；不准用筷子翻菜；大人夹菜给自己时不能用筷子去接，要双手抬起碗有礼貌地接；最重要的一点，不准剩饭！碗里所有的饭菜都要吃干净！以上各点若犯就罚抄唐诗。在当时的傣族村寨里，这更是一件稀奇得不得了的事！李白那首《静夜思》还有李绅的《悯农》我都已经熟得不能再熟，还常常在被罚抄之后，跑到姐姐面前装模作样学着李白的样子，摸着胡须摇头晃脑吟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傻头傻脑的所谓李白形象，惹得姐姐不停“咯咯咯”地笑，那时候的我们，哪晓得故乡是什么概念，乡愁又是什么滋味！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头顶，大片大片的月光洒落在高高的曼勒梗树下，肆意追逐着快乐的我们嬉笑奔跑，让我觉得做错事被罚抄唐诗宋词，反倒是一件叫人愉快的事。儿时愚笨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捏筷子，夹菜的时候，食指总是不老实地翘起来指着别人，这时外公就会用筷子狠狠敲我，痛得我眼泪水直飙出来，那翘起的手指头赶忙缩回，外公还不依不饶用严厉的眼神盯着我半天，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这要命的疼让自己记住下次绝不能再犯，谁知到了下次又是被敲打得眼冒金星才记起不该伸出手指来！到如今吃饭偶尔伸出食指，还会条件反射地赶快缩回，仿佛外公的筷子马上就要刷过来，那凌厉的眼神似乎还在桌子对面盯着自己。在无数次被处罚的抄抄写写中，我已经养成一个好习惯：碗里不管有多少饭，不管自己有多饱，一定要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甚至自己的孩子，也沿袭外公的这一套教学法，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竟然也保持了这一传统美德，外公的影响力穿越了三代人，可谓相当深远。听二嬢说起，当年政府曾派人来家里请外公到政协担任某职务，外公自由自在惯